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立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

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
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
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
觀與今之宮門同闕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譌
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
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
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諝周天子
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
朝疏掌建邦外朝之灋者朝士之官法也法謂位次及刑禁之
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羣吏在其後者此亦天子外朝之朝位與小司寇三詢之

朝位同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左謂外朝之東右謂外朝之西羣士謂上中下士與小司寇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之羣士異詳小司寇疏金鶚云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者三公位在外朝之前南方北面也凡此三槐九棘皆謂朝位非官府所在通典賓禮據此文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不足據 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毛詩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又小雅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入其情令各歸實

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孔疏引服虔云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
名也案毛詩傳以棗訓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棗棘之有此九
棘亦卽棗之通名非小棗叢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
棗取其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
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三刺聽獄訟卽在
三詢之外朝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
木之下明外朝樹棘卽取義於是也云槐之言懷也者說文木
部云槐木也槐懷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苟
子勸學篇懷作槐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槐懷也可以懷來遠
人也初學記政理部引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與鄭
高義異國語晉語云鉏耒觸庭之槐而死韋注云庭外朝之廷

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又范獻子執董叔紡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樹
槐也云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賈疏云此亦據三詢而言也
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
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案
金說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
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
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
吏與諸侯同命足與此經互證許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
者鄭意鄉官州長帥其屬黨正以下遂官縣正亦帥鄙師以下
並在二公之後經舉州長以該縣正然其說非也鄉遂之官卽

上所謂羣吏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者以其
領眾庶殊異之遂官唯縣正容與州長並列餘官並不爾也鄭
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
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閭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
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爲異並詳閭人疏云外朝在路門
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所謂外朝卽治朝也內朝卽大僕之
燕朝也後鄭說亦同惟先鄭不及庫門外之外朝是謂天子止
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
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
此職及小司寇之朝位不宜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
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釋文寘

作示云本或作寘案坎上六爻辭云繫用微繯寘于叢棘三歲
不得凶繫係寘示字並通易釋文引劉表亦作示公羊宣元年
徐疏引鄭易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微繯
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
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
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
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微
繯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
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
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
故囚是也是後鄭易注說亦以叢棘爲左右九棘與先鄭同又

案二鄭以叢棘爲九棘蓋謂聽訟在外朝而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依虞說則獄在九棘之處是卽在庫門外之左右矣攷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彼庫似卽指獄言之若然王都之獄在皋門內侯國之獄在庫門內與云立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者此引明堂位而說之鄭彼注云言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賈疏云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皋

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皋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既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爲一明詒讓案後鄭意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而無庫雉魯雖亦三門而以周公之故得立庫門雉門然但以二門兼皋門應門之制仍不得別立皋應二門備五門之數也故大雅縣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則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依毛說則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鄭不從其說

也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說同詩孔疏申鄭說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誓諸侯有皋門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劉敞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皋門應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戴震焦循說同案諸侯三門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誓杜本

實作澤門陸氏釋文斥作皋者爲誤本孔氏轉據以證鄭說疏
矣家語王肅僞撰固不足證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
衛或蒙褒賞則亦非也互詳闢人疏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
葬而經不入庫門者欲證庫門在雉門外也鄭彼注云時子般
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退
之微弱之至云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
者亦破先鄭雉門在庫門外之說也賈疏云若庫門在內雉門
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
雉門外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者後鄭據禮記定庫
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爲三門適在五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
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設兩觀者此據魯制兩觀

在雉門謂天子亦雉門設兩觀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闔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闔人注說中門云若今宮闕門闕卽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闕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者據闔人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卽指雉門言之雉門既有守禁則窮民不得入明此外朝有達窮民之事則不在雉門內可知然闔人掌中門之禁實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該詳彼疏賈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闔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譌繹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祔

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賈疏云引郊特牲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云言遠當於廟門者賈疏云言遠謂議其太遠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今攷諸侯三門廟社當在雉門內路門外天子五門廟社當在應門內路門外鄭賈謂在庫門內雉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有內朝雉門爲中門窮民

不得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爲在庫門外皋
門內也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者亦
舉漢法爲況詳槁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
二者賈疏云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
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
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爲內朝二閔二
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是兩
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詔云
至于朝詔其位賈疏云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
閔公傳季友將生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亳社此

二社在大門內內門外既云兩社爲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爲聘禮聘賓在外卒以樞造朝樞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可知是其兩解不同驗此文云于朝者卽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言朝卽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內中門外掌誦疏又謂在大門外聘禮疏說同兩疏自相違伐無所折衷劉敞戴震焦循並從在大門內之說金鶚云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朝必有門門與朝相對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諸侯三朝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

內設閤人以守之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
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
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
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
門外又何意也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
於大門外賈疏諸侯外朝在大門外不知鄭謂拜謝於大門外
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於朝之例耳未嘗謂
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誤甚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
不同有指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指三
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讀者當分別觀
之案金說甚覈聘禮至于朝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

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之鄭注並不謂卽外朝之廷賈氏不悟遂有極入公門之疑疏矣又案此云內朝二者據玉藻正朝爲內朝則燕朝更在其內亦爲內朝可知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並以正朝與燕朝相對爲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者大僕云王眠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卽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

例當作噉此疑誤詳雞人疏釋文云趨本又作趨案趨正字趨
段字經例趨行字皆作趨或本非是詳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
巡行皆執鞭爲之賈疏云案斥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
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爲之注云趨
朝辟行人者庫門外之外朝平時庶民皆得往來故朝士帥其
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
云薄刑用鞭扑章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辟者則以官刑威
之鞭詳司市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
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者此掌肅朝儀
也注云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者說文心部云慢情也一日
慢不畏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

不肅敬則爲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者說
文彙部云造遠道也錯卽造之段字小爾雅廣詁云錯雜也廣
雅釋詁云族聚也賈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
談也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傳聚也引詩曰傳胥背憎又口部云
噉聚語也引詩又作噉傳噉聲義並同疑本一字也凡得獲貨
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
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
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
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
者私之小物自界也立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疏凡得
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者禁民之拾遺也荀子大略篇云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委于朝亦謂庫門外皋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者也金鶚云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此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來者識之也云告于士者此冢上委朝而言則士卽謂朝士也賈疏云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于朝惠士奇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舞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爲商賚 注云俘而取之曰獲者賈疏云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卽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詒讓案左定九年傳凡得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杜注云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

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
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說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
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
於朝十日待來議之者者謂其主或來議取則當畀還之故必
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人民謂刑人奴婢逃亡者者卽司厲
所掌男入罪隸女入春槩者也案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
馬兵器珍異注云人民奴婢也則古私家奴婢亦得買賣此人
民當兼官私奴婢言之注未暇引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
者證人民爲刑人奴婢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
畜持詣鄉亭縣廷者舉漢法爲況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之
與此經委於朝告於士事略同云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

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然則經云旬而舉之卽謂沒其大者也云小者私之小物自異也者謂畀所得獲之人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案家語本命男子八歲而亂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歲是女案詳司厲疏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基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疏凡士之治有期日者治謂聽訟也凡治聽對文則異散文亦通詳質人疏賈疏云卽上文聽訟于朝者鄉士一旬遂士二旬期日卽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案賈說非也此士治有期日蓋有二義

一則民以事來訟士官爲約期日以治之二則獄在有司而斷決不當者許其於期內申訴王平仲云謂鄉士選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選士等所上之獄成也姜兆錫莊存與說同案王說亦是一義據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鞠爲證則固以此爲民之以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羣士上獄訟之期明矣質人治質劑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以彼證此則後鄭亦當以此爲民來治獄訟者之期若羣士稽殿獄訟而反以不聽距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過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爲令典乎又案賈據鄉士選士諸職謂此期卽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

而自是課羣士治獄訟之遲速與民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
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
之獄必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
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郊謂獄在郊據甸士
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
之期爲說以獄訟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爲科律故野與都
雖同屬稍縣置地而一爲公邑一爲采邑則其期有三旬與三
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爲法甸稍通屬野縣鄙通
屬都與此官法小異也云邦國莠者莠釋文作期阮元云期者
正字莠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凡稊年字與期限字通
作期俗別作莠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

也 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杜獄乞鞠者許之也晉書刑法志陳羣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詒讓案王符潛夫論述敘篇云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乞鞠卽乞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則爲時已久不得復乞鞠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爲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

與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卽小宰之稱責注云謂
貸予是也 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者煤氏注云判半也說文刀
部云判分也又云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判文心雕
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
判書賈疏云卽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案此
與小宰傳別同詳彼疏云故書判爲辨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
記明日以其班補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半
義亦相近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者亦以
漢法爲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爲有辭訟後屬責注亦釋責爲訟
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爲治無券書或誣設則不爲治也云辨
讀爲別者士師傳別注故書別爲辨引先鄭云辨讀爲風別之

別此讀與彼同小宰傳別故書亦作傳辨鄭大夫杜子春並讀
爲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聽稱
責以傳別文正相應故從故書作辨而依鄭大夫杜子春讀爲
別後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云謂別券也
者卽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
者幾何家尹注云別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立謂古者出
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後鄭釋責爲稱責破先鄭義也賈疏云
案泉府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
是私民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
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
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

賈說非也如國服者亦如彼國等稅法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不論何地出息輕重各隨其所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而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其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乏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賸踴其賸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者賈疏云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財令以國法國法卽國服爲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詒讓案此同貨財與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義同彼官與民同貨財斂賒之事泉府掌之此民與民同貨

財斂賒之事民自主之朝士則掌其法令云犯令者刑罰之者
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 注鄭司農云同貨財
者謂合錢共賈者也者說文曰部云同合會也司市注云同共
也先鄭意此同貨財爲民欲爲賈而力不能獨舉則與他人合
錢居物相共爲賈者也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者此
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先鄭意
經云國法卽司市通貨賄之法行之謂達其出入也但商賈出
入有璽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共賈且此說與司市同
貨之義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
時收斂之者卽司市同貨斂賒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者謂民
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貴而予之此同貨財與彼

義同但彼謂官斂滯貨此謂富人畜積事小異耳云云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者後鄭意此國灋卽泉府之法富人於貨賄多時收斂畜積至缺乏之時出而售之則朝士令之亦若泉府貸官物依國服之法以取其贏若依十一之法其本十千期而出之則賈爲十一千以一千之贏爲之息也泉府同貨有賒物有貸泉此民間同貨財當亦兼有賒貸之事若周書文酌篇云大農假貸是也注謂多時斂之乏時出之斂卽斂其賒貸之物出卽出而予之但賒者無息貸子有息則亦不逾國服四等之率金榜又謂此同貨財指貨本以賈者要皆經義所眈矣云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者賈疏云謂販易得利多少者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躍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

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案賈說非也此謂乏時則賈必騰躍
令以國法行之則雖當賈騰躍之時其取贏不得過國服之息
所以禁其踰法以求高賈也云以利出者與取者者其贏與國
服之息相比則出者有利賈雖騰躍而所贏不過國法則取者
亦有利也云過此則罰之者賈疏云物違國服則爲犯令得刑
云若今時加賈取息坐臧者黃丕烈校改加賈爲加責云司厲
注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今據正案黃校是也加責取息謂責
取加倍之息也惠棟云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
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凡
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
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立

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疏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者說文田部云田賤處曰町又尾部云屬連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町畦畔埒先鄭訓屬爲連責爲訟謂田之町畔相比屬因而爭訟也惠士奇云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案惠引國策呂覽及論語包注證先鄭義得之賈疏以地畔界不得名責駁先鄭非其指也然經不云地訟又屬責與上經有責及小宰稱責文同則義不得異先鄭義實不若後鄭之長也云以地傳

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者蓋謂此地傳卽小司徒之地比也唐人注云傳近也謂比畔相近之地使爲證佐以定其曲直也云立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責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賈疏云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曾劄云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伴侶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間是果與亡者爲侶伴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案曾說亦通云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者賈疏云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詔讓案抵冒者潛夫論斷訟篇云借本治生逃亡抵中央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

負亦詳大史疏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
爲治之者後鄭亦以傳爲傳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謂以其
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爲證也言能爲證者則有不能爲
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爲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
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
若軍其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
廬舍上人車船牽引入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凡盜賊
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
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案賈說非也
鄉邑謂鄉遂公邑家人謂平民家室若被盜賊攻略許其擅殺
不必歸之士也鄉邑詳大宗伯疏 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

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者先鄭蓋以盜賊軍略讀意謂軍爲軍服言盜賊羣聚成軍者所至鄉邑若家人遇則任聽格殺不以擅殺爲罪也王安石鄭鐸並釋軍爲攻圍屬下讀之江永云軍猶攻殺也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盜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罪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案王鄭江惠說是也俞樾說亦略同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輶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者先鄭舉

周禮正義卷之十八

五十四

漢法爲況公羊定四年徐疏云格猶拒也案牽引人亦謂劫略
良人也賈疏以爲漢賊律文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
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疏凡報仇讎者書於士
殺之無罪者經例於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調人爲官
隱也此士與前告于士異蓋謂羣士通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
工誦士朝士等而言凡刑官皆得書也賈疏謂朝士未臆 注云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者鄭意謂人三等辟
讎之法以國中爲最近彼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彼
謂官執之若官未執而報者之身與仇讎相遇者則得殺之但
必先告之於士官書其姓名於簿籍不得不告而殺所以申其
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調人所云實爲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

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瑞節與報讎之人但使執之不遽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讎乃謂殺人而不義者罪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辟之科鄭援調人以釋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爲憲貶爲寔杜子春云寔當爲禁憲謂囑書以明之立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者凶荒札喪卽膳夫大荒大札彼又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戎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爲大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

也此札喪卽謂疫癘之喪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喪禮無省
刑之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
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遂
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士
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案經凡言縣鄙者皆
指四等公邑而言非六遂五鄙之鄙五鄙之縣賈說失之此舉
邦國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詳宰夫
疏 注云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者據胥師
及小司寇布憲諸職並有憲刑禁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子
春從故書作憲窆而易窆爲禁窆禁古音同在侵鹽添部也鄭
君從今書作慮貶注士師職荒辨卽援此爲證然則憲爲字誤

寔爲聲誤云憲謂幡書以明之者丁晏云說文序六日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日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詔議案幡卽旗之設字說文於部云旛旛胡也國語吳語韋注云肥胡幡也旛胡卽旌旗之幡杜預爲憲刑禁謂書刑禁之事於布帛之幡縣建宣播之使眾共見若徽識之幡故云幡書以明之小宰云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慮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貶猶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也引申爲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繆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者大司徒十二荒政及士師凶荒荒貶之

法並有緩刑減國用若廩人云詔王殺邦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爲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疏

掌登萬民

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官掌庶民之版與司士掌羣臣之版尊卑互相備也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

鄉則當爲郊里而兼六鄉鄉里七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
外與郊里亦不襍處也賈說未析詳大宰縣師疏注云登上也
者輟人注同說文衞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曰登此
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
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爲文則與
上義亦互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
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古
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當爲版形近而
譌又內則記子生三月父名之卽書而告閭史州史藏諸闔府
州府彼生三月而書卽媒氏書成名以上男女之事與此職亦
互相備也云版今戶籍也者詳小宰官伯疏云下猶去也者戰

國策西周策高注云下猶減也言減去之也此登下猶言增減與司土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義同云每歲更著生去死者生者著其名於籍死則去之也商子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與此經合管子乘馬篇云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彼與讀爲舉得亡猶此云死生也又國語周語仲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韋注云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此經云登下其死生卽協孤終之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立謂司民

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疏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者此司民之官成也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者凡獻民數有二一三年大比獻卽此文是也一每年孟冬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是也二者並在祭司民之日此經不言比年獻者三年總獻冢宰大司寇司民內史司會天府諸官相與聯事其禮尤盛足以咳之也此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皆謂大司寇也今攷兩獻民數並見小司寇而大司寇職無文疑唯比年之獻爲小司寇所專掌其三年大比總獻民數禮尤隆重則大小司寇正貳宜咸與其事彼經不言者或以已具於此而略之與祀司民禮詳天府小

司寇疏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拜經例當作擲石經及各本並誤詳春官世婦疏王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使藏之云登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寇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贊治亦兼制國用二職文互相備也 注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者賈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日上將第二日次將第三日貴相第四日司命第五日司中第六日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賈說是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宮三能與軒轅相與爲體又說文昌六星與星傳同又說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次

司徒司中次司空司祿又引春秋緯元命苞說魁下六星兩兩
而比曰三能上台司命次中台司中次下台司祿亦並不云有
司民星先鄭說未詳所據互詳天府疏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
者天府注義同亦詳彼疏云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者亦據天府
文彼又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卽
此官所登者也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三官以貳佐王治
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者民數增多則主吏有陟減少
則主吏有黜三官皆佐王行之也賈疏云主民之吏卽六鄉六
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
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

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別斷足也周改墮作別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閹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墮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時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墮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掌五刑之灋以繫萬民之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臯後及司刺司厲司圜掌囚掌戮罪隸並同此司刑之官法也大司寇注云麗附也此官掌五刑之法依法以附民罪之輕重

漢書刑法志謂此二千五百條卽大司寇三典之中典是也云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者罪大宰
先鄭注引並作臯當據正此五刑條目之略皆先輕後重依書
呂刑宮重於刖而此經先宮後刖漢刑法志同疑亦傳寫之誤
五刑各五百者亦約舉成數言之 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
墨室之者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土部云墨
書墨也黑部云黥墨刑在面也書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刵殛
孔疏引鄭書注云黥爲羈黥人面堯典疏又引今文夏侯等書
作臙宮割劓頭鹿刺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笄
人類也黥者爲羈笄人面也又引鄭彼注云涿鹿黥皆先以刀
笄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據今文書及緯文

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字又作劓在額謂之涿鹿亦作頭鹿以其布墨爲刑通謂之墨然散文則在額亦在謂之黥故國策秦策高注云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鄭此注云刻面不及刻額者以面可以咳額也呂刑先言黥後又言墨辟黥墨義同賈疏謂黥爲苗民之虐刑夏改爲墨呂刑疏亦謂黥面甚於墨額恐不足據望釋文云本又作涅廣雅釋器云涅黑也呂刑僞孔傳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國語周語韋注亦云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望涅義通云劓截其鼻也者說文刀部云劓刑鼻也重文劓劓或從鼻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劓者劓其鼻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迷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稽說越俗云劓墨文身剪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

文身此卽以墨劓爲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此二刑者亡逃於
彼世類蕃衍相沿爲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遷懈慢而著在
刑辟流在裔土於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
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
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
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僞孔
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列女傳貞順篇
云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案宮呂刑又謂之椓詩大雅召旻云昏
椓靡共鄭箋云椓椓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斲云去陰之刑也左
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列女傳
辯通篇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惡虞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

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卽閉官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宦男女也者天官敘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是也詳彼疏云刖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刖絕也又足部云刖斷足也重文跂刖或从兀刖正字刖段借字廣雅釋詁云刖斷也云周改臙作刖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尙書刑德放云臙者脫去人之臙也說文骨部云臙鄰耑也臙卽骸之俗鄭意書傳有臙無則此經有刖無臙故謂周改臙爲刖然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賈疏亦本彼爲說謂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刖至周改刖作刖案據駁異義說則臙與刖異刖與刖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臙者去鄰頭骨也周

改讀作跖跖足也古文尙書呂刑說夏刑作荆周本紀漢刑法志尙書大傳皆作臚周禮注云周改臚作刑而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臚爲荆周改荆爲刑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跖卽刑鄭析跖則爲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荆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跖言荆者蓋跖者臚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刑呂刑說夏制則今文尙書作臚古文尙書作荆實一事也周改臚爲跖卽改跖爲刑也黃以周云鄭意臚者脫其臚也荆者斷其趾也刑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荆者脫其臚也是以荆爲臚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臚者別左右趾是又以臚爲荆也說文荆作跖則作跖跖卽也跖斷足也是又以荆爲刑也史記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是又以刑爲臚也說文臚郟崙也脫

其臙謂剔去其髑髏骨使不能行重於荆而輕於刖案黃推駁異義說深得其情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釋文引崔譔云無趾故以踵行是亦以荆爲刖蓋臙荆別通言之皆爲足刑故古書咸不甚析別唯駁異義顯區爲三故謂臙與荆異此注直云周改臙作刖下引呂刑復以荆爲臙是鄭意實如段說謂荆臙爲一刑與駁異義說自不同賈并爲一非也云殺死刑也者說文殳部云殺戮也釋名釋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大辟者謂死也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者以下並尙書大傳呂刑傳佚文孝經釋文引鄭孝經注云踰垣牆開人關闔者臙與伏說略異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卽所謂淫

刑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說與此同云
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者御覽刑法
部引鄭大傳注云攘竊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穿窬盜竊者劓
說與此略異賈疏云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革輿服制度者
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
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
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官室禮儀制度也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
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
七年長魚矯曰臣聞在外亂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
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
見之或後人傳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

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者詳蜀石經作祥古字通用御覽
引大傳亦作祥又引鄭彼注云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孝
經釋文引鄭注云劫賊傷人者墨說與此異云降畔寇賊劫略
奪攘擄虜者其刑死者賈疏云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虜
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擄虜謂撓擾春秋傳虜劉我邊垂謂劫奪
人物以相撓擾也鄭議案書傳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虜卽
呂刑之罔不寇賊鴟義姦究奪攘擄虜也呂刑疏引鄭書注說
鴟義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是鄭意書傳之劫
略卽呂刑之鴟義也賈引書究作軌矯作擄蓋初唐本如是今
本爲衛包所改故與賈異孝經釋文引鄭注云手殺人者大辟
說與此異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者謂此經

五刑刑各五百是其凡目之較略其詳具於刑書則已亡佚呂
刑云明敎刑書胥占卽此五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臙辟
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者賈疏云據呂刑而言案呂刑腓辟
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臙辟二百宮辟五百此乃傳寫者誤當
以呂刑爲正詒讓案呂刑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是穆王重
申夏法故鄭據彼爲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尙書大傳
云夏刑三千條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三百五百刑數
互誤至引彼刑辟作臙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刑辟刑罰
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
徐疏引元命包並作臙卽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刑亦不
以刑與臙爲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爲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焉者

周禮正義 卷之十八

五刑之屬

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撻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也蓋叔世末政姦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爲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爲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爲優周書嘗麥篇有刑

書九篇疑卽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刑或當如鄭書注
說加流宥鞭扑贖爲九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說同至叔向以
九刑爲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爲一而曲爲之說
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僞孔傳云言刑
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卽據大司寇三典爲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
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徙繫長
安無男有五女小曰提紫遂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
劓與剕三者其官刑至隨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
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
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官

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
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
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
欲廢者許之如淳曰廢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
皇乃除之宋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
相張蒼等議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
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然則十三年所除者惟黥劓斬左
右止耳其餘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易然恐在十
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
濫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
所署法矣疏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濫詔刑罰者縣士

云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廳其法以
議獄訟卽其事也賈疏云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聽獄之
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
之當與不當也云如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
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牘也司刑詔刑罰亦當書署
其法故舉以爲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
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疏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者此司刺
之官法也五刑正法職在司刑而有疑獄及別情當反覆詳議
者則又有是三法以求情理之平此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左

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敘官注義同三刺者問眾以當殺與否是刑與宥不可豫定與三宥三赦專在赦宥不同故以三刺爲名亦取與三宥相對爲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舍也者爾雅釋詁文宥者減從輕比仍科小刑赦則放免全無刑罰易解象傳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疏壹刺曰訊羣臣者此卽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縣士諸職所謂王及三公六卿會其期者也羣臣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吏也其位東面

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

注云訊言者小司寇注同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

人不坐死立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

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輟中人者遺忘若問帷薄忘

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疏壹宥曰不識者漢書刑法志作弗

識義同三宥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賈後疏謂仍使出

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

卽說五辟疑赦所罰之數蓋亦含此三宥罰贖之法彼云赦者

通言之赦宥義略同也又書舜典云洊宥五刑彼釋文引馬融

云宥三宥也馬據此證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流宥爲三宥蓋不從馬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氏書注別援下文三赦以釋流宥與陸氏所引不合疑裴駰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爲流宥也王制云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亦引此文爲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侑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今日老弱弗刑參宥而後弊參三又侑宥字並通惟管子云老弱弗刑則又兼此三赦矣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愚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蠢愚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坐死者晉書刑法志引魏張斐律注云不意誤犯謂之過失

者字王應麟漢制攷引同疑今本誤脫漢刑法志顏注云遺忘忽忘也又西域傳注云間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以爲無人而以兵矢投射致傷人也三者皆非本意故寬宥其罪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瘖愚瘖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壹赦曰幼弱者矜其幼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旄者矜其老也旄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耄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秬荒謚葉本爲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旄耗旄旄並耄之借字耄

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日耄釋文亦作旋鄭彼注云耄惜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日耄頭白耄耄然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八十日耄耄昏惑也據此諸說則耄爲七十八九十之通稱鄭注引漢律八十不坐爲釋蓋從曲禮說云三赦日蠢愚者於其性識之不逮也賈疏云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故令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赦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尙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叔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卽此經三宥之法也

宥老幼不肖卽此經三教之法也

注云蠢愚生而癡騃童昏

者者說文心部云蠢愚也愚癡也哀公問云寡人蠢愚冥煩案
蠢字與蠢亂之蠢別廣雅釋詁云僮僮狂癡也騃癡也一切經
音義引蒼頡云騃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胥臣說入疾云僮昏不
可使謀韋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童僮昏僮字並同鄭司農云
幼弱老旄若今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
坐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
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
未滿八歲則未卽是七年者若八歲已卽則不免也惠棟云光
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
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

詔讓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後三年下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
歲以下當鞠繫者須繫之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諸年八十非
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闖
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
之人先鄭說與班同以此三瀆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
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官刑也司約職曰其不
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疏以此三
瀆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民罪之中正必用
此三法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三刺斷庶民獄訟
之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通貫也云而施
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三赦之科者也 注云上

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劓也者小司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解經上服下服非也此服之上下當以刑之輕重言之詳小司寇疏引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者劓刑得言服也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者國語晉語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韋注云規畫也此釋經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施即謂規畫其當刑之處然非經義賈疏謂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爲服則又失鄭指矣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變乎不祀

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
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北也
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
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疏掌邦國及萬民之約
劑者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職也凡王與邦國及萬民爲約或
邦國及萬民自相與爲約此官並掌其約劑之書大史云凡邦
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則都
鄙及百官府亦皆有約劑此雖舉邦國萬民者文不具也云治
神之約爲上者國事莫重於祀故神約爲首也其餘皆以事之
輕重次之注云此大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者賈疏
云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爲主中亦有王

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云劑謂券書也者大司寇注義同云治者理其相抵忤上下之差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抵冒謂與約相抵忤干冒者上下之差謂約所著尊卑上下之差等理之者所以杜僭倍也抵冒詳大史疏云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左僖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賈疏云凡命祀皆天子命之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案鶚冠子王鈇篇云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蓋所謂神約也鄭賈釋神約專主邦國命祀言之大

祝云禁督逆祀命者逆祀命卽抵冒神約之事據大宗伯云乃
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都家以下皆有神約其邦國自祀與
亦有神約若左隱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祝周公是
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僖二十六年傳云夔子不
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闢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
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
祀此卽神約內祭祀之一端故引以爲證云民約謂征稅遷移
者征稅出於夫家遷移繫其國邑皆有約劑以檢之是之謂民
約惠士奇云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
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債泉府之所
斂除有約劑者皆是案民約所咳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

周禮正義 禮本十八

五百四十九

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司約之所掌也云仇讎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詒讓案仇讎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鉤氏樊氏饒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

奇云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
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詒讓案田萊之
比卽小司徒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畛相比屬是也
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者謂司勳六功凡賞爵
所及皆有約以書之也惠士奇云功約者如一號爲卿勳在王
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勳
藏其貳焉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賈疏云謂白
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簋豆俎簠之屬樂器鐘鼓等笙
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
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惠士奇云器約者凡喪祭賓射
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

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左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
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
服司空書勳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
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策則天子
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云摯約謂玉
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賈疏云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
圭已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
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惠士奇云左傳定八年定公
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
尚羔記摯約之夫官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

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日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疏凡大
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
各本並誤書於宗彝謂刻銘重器丹圖則著於竹帛皆所以徵
信也 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者賈疏云上言掌邦國及萬民
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言之云書於宗廟之大彝欲神
監焉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
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勤大命施于烝
彝鼎注云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亦引此文爲證賈疏云
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犀黃虎蜚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
故知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惠士奇云宗彝者宗廟

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厥世彌光韓非子大體篇曰至安之世
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
圖書卽丹圖江永云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
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案惠江說是也
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鍾鼎盤盂諸重器
通謂之宗彝欲其歷久不磨滅也書分器敘云武王既勝殷邦
諸侯班宗彝左昭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義並如是古鍾鼎
款識言彝者甚多不必畧尊也祭統之彝鼎亦卽謂鼎不闕尊
彝鄭並未得其義云小約劑萬民約也者對邦國爲小也云丹
圖未聞或有彫器盤盂之屬有圖象者與者巾車彫面注云彫
者畫之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凡刻畫木器爲文字謂之彫器

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之有刻畫圖象又塗以丹漆者禮器
云丹漆彫幾之美是也簠簋謂木器故可刻著約劑與旃人瓦
簠異賈疏云此鄭見時有人爲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
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引春
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者此別一說據左襄二十三年傳
文以丹圖爲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疏
云丹書以丹書其籍詒讓案鄭以此丹圖類彼丹書故引以爲
證此與韓非子所謂圖書略同小糸刺事輕文約則書於竹帛
取足檢考而已不必鏤之金石也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
舊典之遺言者言下蜀石經有乎字漢制攷引作與今本並無
案北堂書鈔券契部引三輔故事云婁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

匈奴與其分土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卽鄭所謂俗語也丁晏云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立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顛謂多難取血釁其戶疏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者以下並司約之官刑也賈疏云訟謂爭約劑不決者珥而辟藏謂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者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案辟開之借字詳戎右

疏先鄭意此謂官府刑書傳寫謬誤不正以致斷擬失當成爭訟者則開藏書之府取刑書舊本校驗之也然司約掌約劑不掌刑書故後鄭不從云當開時先祭之者小子珥於社稷先鄭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先鄭此注義蓋與彼同謂祭所開之藏也云玄謂訟訟約者以司約所掌謂爭約劑相辯訟者也云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者賈疏云案左傳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躬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日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

爲證云辟藏開府視約書者後鄭亦訓辟爲開但謂視約書明不當如先鄭爲取刑書也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凡約書皆藏於司約之府其大者則又登於天府故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此刳珥辟藏疑兼本職及天府二府藏言之下文六官辟藏其事尤慎重或卽指祖廟之守藏與云不信不如約也者訟辭不實與所藏約書舛悞不相應也云珥讀曰岫者小子注讀同詳肆師疏段玉裁云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易其字也云謂殺雞取血爓其戶者賈疏云以雞記云割雞門當門其岫皆於屋下言岫故知用雞也詒讓案小子注云用羽牲曰岫其說未塢然雞記載疊廟之禮云門夾室皆用雞又云岫此辟藏謂開府門而

亦有顯明當與雜記疊廟門同殺雞而蚺於其門屋之下其比
例是也又據雜記注義則蚺當先薦毛以告神而後刳其血以
蒙戶詳小子疏廣韻七志云蚺開刑書殺雞血祭名蓋兼用二
鄭此注義今案創蚺爲疊禮之通名不專爲開刑書廣韻說誤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
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疏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者謂以大約刺爭訟因而稱詐謫卹不能
辨決者則此官從六官之長同辟藏案視之示重其事也云其
不信者殺者蓋弊以邦誣之刑附之大辟也 注云大亂謂僭
約者賈疏云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云若吳楚之君者
賈疏云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云晉文公請隧

以葬者者亦僭約之事見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賈疏云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士諸侯已下上無負士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士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云六官辟藏明罪大也者謂僭踰王章其罪尤大故慎重其事也吳廷華云注以亂爲僭蓋僭亦亂也但此司約職其所謂亂亦亂其約劑耳若吳楚僭王晉文請隧固不可謂非僭然未聞有約也要之大亂是亂約如神約民約等皆是何必僭王請隧乃爲大亂況僭王請隧又何必辟藏至六官辟藏以其亂大故羣證之其有罪與否尙未可定可遽以罪大爲說乎案吳說是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賈疏云以大司寇云凡邦之大

盟約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周禮正義

禮六十八

聖三從學附本
四十九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終